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別 林 斯 基

人 民 出 版 社



М.Т.Иовчук Э.В.Смирнова
А.Лавроцкий В.Е.Илларицкий Е.Н.Мадынский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譯自 [蘇聯大百科全書] 第二版第四卷
[蘇聯大百科全書] 國家科學出版局出版

別 林 斯 基

約夫 楚克
斯密爾諾娃
〔蘇〕拉夫列茨基 著
伊萊利茨基
麥登斯基
丁文安 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單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1679·787×1092 $\frac{5}{8}$ 1/32·1 $\frac{5}{8}$ 印張·34,000字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 2,100元



2 040 7180 5



維·格·別林斯基

畫家高爾布諾夫作





涅克拉索夫和巴納也夫訪病中的別林斯基

納烏莫夫作



別林斯基在工作

列別捷夫作



別林斯基的彼得堡小組

列別捷夫作

維薩里昂·格里哥利也維支·別林斯基（一八一——一八四八年）是俄羅斯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天才的文學批評家和哲學家。

生活與事業 別林斯基於一八一一年六月一日（公曆十三日）生於斯維爾波格城，他的父親在那裏充當海軍醫師。別林斯基的童年是在平茲省欽伯爾城（現時的別林斯基市）度過的，當時他的父親在那裏充當縣醫。別林斯基從童年起就生活貧困，貧困使他畢生都在縈心焦慮。別林斯基在欽伯爾縣立小學（一八二——一八二五年）和平茲省立中學（一八二五——一八二九年）畢業之後，即於一八二九年入莫斯科大學語言學系。別林斯基在大學裏把學生中的哲學和政治小組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這個小組曾經取名為「十一號文學社」；這個小組的組員充滿了愛好自由的思想，熱烈地討論社會政治問題和文學問題。一八三二年別林斯基被大學開除，因為他寫了一個劇本「德米特里·卡里寧」，在這個劇本裏曾經對農奴制施以激烈的抨擊並要求廢除農奴制。從一八三三年起，別林斯基就以一個文學批評家的身分在各雜誌上出現。從一八三三年起，他成為「望遠鏡」雜誌及其副刊「雜誌」的固定撰稿人，一八三六年雜誌同副刊均遭沙皇政府查封。一八三四年「雜誌」刊載了別林斯基的論文「文學的幻想」，這篇論文引起了俄國社會的注意。別林斯基的初期批評文章就得到普希金及其他

俄國作家的崇高的評價。一八三八——一八三九年別林斯基主編「莫斯科觀察者雜誌」。一八三九年底，他遷居彼得堡，在「祖國紀事」雜誌上從事文學批評，使該雜誌聲譽雀起。後來，別林斯基因與「祖國紀事」雜誌的出版者——批評家的殘酷剝削者喀拉也夫斯基——發生爭執，於一八四六年轉到涅克拉索夫主編的「同時代人」雜誌去工作，一直到他的生命結束爲止。在「祖國紀事」雜誌和「同時代人」雜誌工作的年代，是別林斯基一生最成熟和多產的時期。在四十年代，別林斯基與赫爾岑過從甚密；反農奴制的、革命的信念和反對反動思想體系的鬥爭，使得他們親近。別林斯基與四十年代俄羅斯文化方面的傑出活動家屠格涅夫、史遷普金、柯立卓夫有緊密的聯系，他對涅克拉索夫、謝德林、舍夫琴科及其他民主派作家的文學創作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一八四七年七月三日，即在臨死以前不久，當他在國外（查利茨堡）療養的時候，別林斯基寫了一封有名的「致果戈理書」，這是他的政治上的遺囑。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信，如一九一四年列寧所寫的，「……是沒有遭受檢查的民主主義出版物中最好的作品之一，直到此刻還保持着巨大的、活生生的意義」（列寧：「論過去俄國的工人報刊」，載「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〇卷，第二二三——二二四頁）。沙皇政府蓄意迫害別林斯基，只因別林斯基的重病和以後的死亡，才使別林斯基免被憲兵禁閉於彼得巴夫洛夫要塞。別林斯基經歷了苦不堪言的貧窮，遭受了當局方面的迫害和檢查機關的壓制。別林斯基的生命竟因之早告夭折：於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公曆六月七日）以肺結核病死於彼得堡，遺體安葬在伏爾科沃墓場——「文學家墓地」。

在俄國人民反對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的解放鬥爭中起了巨大作用的別林斯基的活動，是屬於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事情。這個時候，在佔統治地位的地主——農奴制度的危機和資本主義關係已經開始發展的基礎上，發生了農民反對農奴制度的自發性的反抗和騷動，加強了農民反對地主的階級鬥爭，展開了反對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的解放運動。除了在這個時期的解放運動中佔主要地位的貴族革命家以外，非貴族出身的革命知識分子，在這個運動中，特別是在四十年代，也開始起着日益巨大的作用。列寧在確定別林斯基在俄國革命運動發展中的歷史地位時寫道：「別林斯基還在農奴制的時候，就是我們解放運動中完全取貴族而代之以平民知識分子的先驅者。」（列寧：「論過去俄國的工人報刊」，載「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〇卷，第二二三頁）別林斯基還在三十年代就已經是反動農奴制陣營的敵人。四十年代，在俄國的激烈階級鬥爭和西歐革命事變的影響之下，以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為首的革命民主陣營和自由派陣營（卡維林、科爾什、安年科夫、波特金等）分道揚鑣了。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是對完全廢除農奴制有切身利害關係的農奴的思想家。列寧在「論『路標』」一文中揭示別林斯基活動的階級基礎時指出：在別林斯基的世界觀中，反映了農奴的利益和情緒，以及他們對農奴制壓迫的憤怒。別林斯基要求把農奴主送上斷頭臺，從而代表了起來反對農奴制的農民羣衆。在這個時代，即當「一切社會問題都歸結到與農奴制及其殘餘作鬥爭」（列寧：「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一九頁）的時代，別林斯基是方興未艾的革命民主派的新社會力量的旗幟，而革命民主派則不僅反對農奴主，而

且也反對自由派。以別林斯基爲首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爲了捍衛人民羣衆的利益，曾經尋求廢除農奴制和解放農民的途徑與方法，力圖建立一種足以幫助指出改變周圍現實的途徑的正確革命理論。列寧對別林斯基爭取建立先進革命理論的鬥爭評價甚高，謂除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以外，別林斯基實是俄國社會民主派的先驅者。斯大林稱別林斯基爲體現俄羅斯民族的偉大的俄國傑出活動家。

世界觀 別林斯基經過了複雜而矛盾的思想發展道路，即由啓蒙活動到革命民主主義、由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的道路。別林斯基的世界觀的演進，是由俄國農民反對農奴主和地主的階級鬥爭的發展、反對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的加強，以及俄國社會的無神論情緒和對教會壓迫的反抗的增長所決定的。同時，別林斯基還注視西歐各國社會生活的進程，熱烈地同情西歐各國工人、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的革命發動，在理論上領會並總結了西方革命運動的經驗。別林斯基的世界觀，形成於反對反動的、表現爲所謂「官方國民精神」理論的農奴制思想體系的鬥爭中，形成於反對斯拉夫主義和所謂西歐派的自由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思想體系的鬥爭中。俄國解放運動和俄國唯物主義哲學從俄國唯物主義創始人羅蒙諾索夫和拉吉舍夫起的一脈相承的傳統，對別林斯基世界觀的形成有首要的意義。別林斯基批判地總結了西歐哲學思想、社會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先進學派（十八世紀法國的啓蒙運動者和唯物主義者、空想社會主義者、費爾巴哈）的成就。別林斯基在批判地領會和修正德國唯心主義哲學所創立的辯證法時，曾對西歐唯心主義者（德國的唯心主義，孔德的實證主義等）及其在俄國的追隨者的

理論施以無情的批判。在三十年代，別林斯基還不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他那時是一個啓蒙運動者，他認為只要在俄國擴大啓蒙運動和普及教育，就可以把農民由農奴制下面解放出來，就可以使人民得到幸福。別林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批評了農奴制俄國的落後性，號召在俄國發展新的、先進的文明，要求在俄國建立工業，開鑿運河，修築鐵路。別林斯基揭示了陷入被奴役地位的、被剝奪了基本人權的人民羣衆與「有教養的社會」之間的嚴重隔膜，要求在人民羣衆中普及教育，在俄國建立真正人民的文學。

別林斯基從他活動的最初時期起，就表現出追求文學中的現實主義、追求以確鑿事實爲依據的科學知識的意向。別林斯基還在三十年代就是一個辯證論者。在別林斯基看來，世界是處在不斷的運動和發展之中的。自然界是無窮發展的過程，是舊東西消滅和新東西產生的過程。但是，在三十年代，因爲別林斯基在哲學上還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所以認爲永恆的和絕對的理念是這個不斷的和無窮的發展的基礎與源泉。別林斯基寫道：「這個理念是沒有靜止的：它不停地生活着，就是說它爲了破壞而不斷地創造，也爲了創造而不斷地破壞。它寓形於光輝的太陽、瑰偉的行星和那飄忽不定的彗星；它生活並呼吸在海洋的澎湃的潮汐中、荒漠的猛烈的颶風中、樹葉的簫響中、小溪的潺湲中、猛獅的怒吼中、孩童的眼淚中、美人的微笑中、人的意志中、天才的諧和的創造中……」（《別林斯基文選》三卷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一卷，第一七頁）啓蒙運動者別林斯基藉助於辯證法，力圖從理論上論證社會生活無止境的進步、對舊的生活形式的規律性的否定、社會成員普遍獲得幸福的必然性。

三十年代沙皇俄國的現實，使得別林斯基相信他的抽象的啓蒙思想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在理論上是沒有根據的。別林斯基爲了想在現實本身中尋找人類活動的客觀根據，曾經在一個短時期內（一八三八——一八三九年）得出極端錯誤的結論，走向與周圍現實的「妥協」。當時他錯誤地認爲俄國的人民還未成熟到理解自由的程度，而沙皇政府在普及教育方面，在俄國的進步發展方面尙能起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妥協」的年代，別林斯基仍舊是農奴制的敵人、人民羣衆利益的保護者、啓蒙運動者、反動的農奴制思想體系的反對者。就是在這個時期，別林斯基也與黑格爾不同，也並不以爲君主——農奴制度是萬古長存的，而是認爲這種制度依照規律來說只是社會發展的暫時階段，這個階段終將讓位給新的制度。別林斯基肯定說，新東西必將在舊東西的被否定中產生，而舊東西則必將爲時間所否定。沙皇統治的崩潰，正和它的產生一樣，是具有內在的必然性的。

與沙皇俄國的農奴制現實實行不得已的，或如別林斯基自己所說，「被迫的」妥協，並不是長期的。在俄國日益發展的解放運動的影響下，別林斯基很快地就明白了自己的錯誤。還在一八四〇年，他就號召社會上的先進人士參加反對周圍現實的鬥爭：「不要袖手旁觀地欣賞這個現實，而要盡可能地行動起來，即使我們自己生活不下去，也得叫別人以後能够生活得好一點。」（「別林斯基書信集」，第二卷，第一九一——一九二頁）在別林斯基的最後八年（一八四〇——一八四八年）生活中，他的革命民主主義的世界觀最終地形成了。

四十年代俄國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的加強，反映在非貴族出身的民主派知識分子反對農

奴制度和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的發展中。別林斯基領導了這個革命民主主義的運動，在思想上鼓舞了這個運動。別林斯基在一八四一年一月給波特金的信中寫道：「……根據我們時代的各種社會理由，需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變和根本的改造，而這種改變和改造是遲早要來到的。把原就不幸的人類個性從不合理的現實的齷齪桎梏下解放出來，現在已經是時候了。」（同上書，第二〇三頁）別林斯基曾經從空想社會主義的立場出發，對俄國的農奴制度和西歐的資本主義制度施以猛烈的抨擊。一八四一年九月八日別林斯基在給波特金的信中寫道：「……我現在走上了另一個極端，這就是社會主義思想。它對於我是思想中的思想、存在的存在、問題中的問題、信仰和知識的起點和終點。一切都始於它，爲了它，止於它。它既是問題，又是問題的答案。它（在我看來）總括了歷史、宗教和哲學。」（同上書，第二六二頁）

別林斯基的社會主義帶有空想的性質，這是由於他未曾和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發生聯系的緣故。由於農奴制俄國的落後性，別林斯基不可能提高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對社會的革命改造負有領導使命的無產階級的世界歷史意義的作用。只有馬克思主義才以關於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科學理論，武裝了被剝削、被壓迫的人們。但是和西歐的空想社會主義不同，別林斯基提出了這樣一個原理，就是說單用和平的方式，靠剝削者的心甘情願的同意，而不去建立民主政權，不去進行革命，是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別林斯基在論到社會主義時說：「但是以爲時間會使社會主義自然而然地到來，不要暴力革命，不要流血，

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同上書，第二六九頁）別林斯基世界觀中的空想社會主義是與革命民主主義融合在一起的。別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義既然反映了起來對農奴制度作忘我鬥爭的農民的情緒和熱望，因而較之包括雅各賓派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在內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是一種更高的革命思想形式。

別林斯基既堅決反對君主專制政權，也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專政。他痛斥過西歐各國的反人民的資產階級制度。他寫道：「國家到了資本家手裏，乃是國家的不幸。資本家，這是一些沒有愛國精神，也沒有任何崇高感情的人。對於他們來說，戰爭或和平只不過表示證券的漲跌，此外，他們就茫無所見。」（同上書，第三卷，第三二九頁）別林斯基以歷史的態度對待資本主義的作用的評價問題。他寫道：「我知道工業是社會的大惡之源，但是我也知道它未始不是社會的大善之源。質言之，只有在資本的宰制下，當資本折磨勞動的時候，工業才是至惡。」（別林斯基哲學文選，一九四一年俄文版，第四六六頁）別林斯基了解資本主義與封建農奴制相較是具有進步性的，但同時他也看出資本主義不能給人民羣衆帶來自由和幸福。真正的平等只有在消滅資產階級的統治之後才能獲致，因為別林斯基認為資產階級是社會肢體上的「梅毒」。

別林斯基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所持的極端否定態度，還表現在他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思想和政策的尖銳批評中。別林斯基揭露自由派是「政權的投機者」，是「法律的清談家和製造主」，他們企圖在「憲法的虛飾」後面把錢袋的統治和無產階級的受壓迫掩蔽起來。

在別林斯基的晚年生活中，他的革命民主主義的觀點和他的「友人」——波特金、安年科夫、卡維林等人——的自由派理論發生了越來越激烈的衝突。這些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因為害怕人民羣衆的革命運動，讚揚西歐的資本主義制度，號召俄國「親近」西方文明，所以力圖阻止別林斯基作出「極端」革命的結論，而引導他歸宗自由主義。但是別林斯基直到他臨終時，仍然是革命鬥爭的堅決擁護者，是農奴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勁敵。

別林斯基寫給果戈理的信，對偉大批評家的文學活動和社會政治活動作出了總結。別林斯基在這封信裏憤怒地、熱情地揭露了農奴制度、君主專制政權，以及農奴主和君主政體的精神堡壘——正教教會。他在这封信裏深刻地刻劃了農奴制俄國的人民羣衆的受壓迫、貧困和無權地位的情景，論證了俄國革命民主派最近行動的戰鬥綱領。別林斯基寫道：「……不是神秘主義、禁慾主義……而是文明、教化和人道的勝利，才能使俄國得救。它所需要的不是說教（它聽得够多了！），不是禱告（它背誦得够多了！），而是在人民中間喚醒幾世紀來埋沒在污泥和麁芥裏面的人類尊嚴，爭取不依從宗教教義而依從常識與正義的權利和法律，並且盡可能促其嚴格執行……現時俄國最重要、最迫切的國內問題是：廢除農奴制，取消體刑，並盡可能嚴格執行已有的法規。」（別林斯基文選「三卷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三卷，第七〇八頁）別林斯基看到了被壓迫農民對農奴制的日益增長的反抗，並在逝世以前不久指出：如果沙皇政府不廢除農奴制，那末這個問題就會用另一種方式，用俄國貴族所千百倍不愉快的方式，即用農民起義的方式來自行求得解決。

別林斯基是俄羅斯民族的偉大愛國者。車爾尼雪夫斯基曾經公正地說到別林斯基的活動的愛國性質：「對祖國幸福的愛，是指導他的活動的唯一強烈的情感。」車爾尼雪夫斯基關於別林斯基寫道：「果戈理時期的批評，對每一藝術事實的評價，是以該項事實對俄國生活有何種意義爲準繩的。這種思想，使果戈理時期的全部批評具有感染力。而果戈理時期的批評之所以強有力的秘密，也就在這種感染力中。」（「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一九三四年俄文版，第三三三頁）革命民主主義是別林斯基的愛國主義的基礎。別林斯基竭力反對泛斯拉夫主義者及由斯拉夫派陣營出來歸附於他們的反動分子，因爲他們頌揚俄國農奴制現實的最黑暗的方面。同時，別林斯基曾經斥責「人類中沒有護照的流氓」，即來自貴族資產階級自由派、「西歐派」的世界主義者，因爲他們千方百計地貶低俄羅斯民族及其文化的作用，企圖把俄國變爲西歐的附屬物，變爲西歐的殖民地。別林斯基堅決反對盲目崇拜西方，他徹底揭穿了所謂人道主義的世界主義者，即那些詆毀俄羅斯民族，硬說俄羅斯民族不能獨立生活，不可能有獨特的高度發展的文化的文學家和政論家。別林斯基在揭露斯拉夫派的反動民族主義和西歐派世界主義者的反愛國主義時，指出他們的理論基礎就是由德國唯心主義剽竊面來的對於民族的形而上學觀點。世界主義者把民族看成某種狹隘的、不合理的、與整個人類勢不兩立的東西。而斯拉夫派則認爲民族是靜止的，與其餘人類格格不入的一種東西。他們宣揚說：民族的完全孤立，民族之間來往的斷絕，才是民族生存的保證。別林斯基說：「恰恰相反，我們的時代，主要是民族蓬勃發展的時代。」（「別林斯基文選」三卷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

第三卷，第六六三頁）別林斯基激烈地反對民族獨尊的理論，捍衛民族的平等。

大家知道，陷入種族仇恨泥潭的德國唯心主義者謝林、費希特、黑格爾及其苗裔，曾宣揚德意志民族是「上帝選民」，德意志民族「有權」統治其他民族的反動民族主義理論。俄國的反動派，所謂「官方國民精神」思想的宣揚者波果金、謝唯遼夫之流，以及謝林和黑格爾的門徒「斯拉夫派」，都硬說俄羅斯民族就是這樣的「上帝選民」。他們既然仇視俄國人民，所以也就否認俄國人民羣衆能够在歷史上起積極的和獨立的作用，認為歷史就是沙皇和在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活動舞台。別林斯基在反對這些反人民的理論時，發展了關於一切民族都有自由、獨立和發展其文化的權利的極端進步的思想。別林斯基預言，俄羅斯民族能够創造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偉大文化。別林斯基認為俄羅斯民族的固有品質是：朝氣蓬勃、勇敢、機智、敏捷、精神堅韌，沒有神秘主義和宗教玄想，具有廣泛適應生活和工作的才能、愛好勞動、聰明、具有與內外敵人作鬥爭的英勇氣概。別林斯基屢次着重指出：俄羅斯民族的愛國精神，在捍衛和鞏固俄國獨立的事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俄羅斯民族是各族人民羣衆友誼的擁護者，它力圖喚起對俄國被壓迫各族人民的同情，喚起對貪婪而橫暴的壓迫者及其無惡不作的暴力行為的憤慨。他相信俄國各族人民從農奴制壓迫下解放出來以後，會以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社會制度和先進的文化。別林斯基渴望俄國人民及全人類能過新的、幸福的生活，他表述了關於俄國偉大未來的具有先見的思想：「我們可真羨慕自己的孫子和重孫，他們有福氣看見一九四〇年的俄國——站在文明世界的前列，能够給科學和藝術